

九歌 2

智商爆表
情商负数的科学狂人
恋上
身怀失传刺绣绝技的
都市女侠

/完结篇/

易人北 著

YiRenBei
Works

花无意&牧九歌 联袂出演
史上最热血情侣档
畅销大神 易人北 言情力作首发
独家特供 修订版完美结局+实体番外

九歌

J I U G E 2

易人北 著

YiRenBei
Work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九歌. 2 / 易人北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083-7

I. ①九… II. ①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5461号

书 名 九歌. 2
作 者 易人北
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滢颖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紫 木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绘图 三 乖
封面设计 嫁衣工舍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70×970毫米 1/16
字 数 36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083-7
定 价 29.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64810892-604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Jiu
Ge

.....



“这是暗绣的一种，也叫影金绣，又叫藏光绣。”
九歌的手指在织物上轻轻滑过，让流光出现。
在小灯的映射下，透过半透明的红色丝织物，
那浮动的流光，仔细看，竟然构成了一只展翅的凤凰。

▼ 目录 / CONTENTS

第十七章	001
第十八章	010
第十九章	023
第二十章	037
第二十一章	053
第二十二章	067
第二十三章	079
第二十四章	092
第二十五章	106
第二十六章	117
第二十七章	133
第二十八章	146
第二十九章	159
第三十章	177
第三十一章	193
第三十二章	207
番外一	224
番外二	241

第十七章

JIU GE

“寻找失落的明珠”全国大型民间传统技艺挑战赛，这一节目刚一出来的时候就被炒火了，之后的几期也都不落于第一期，在全国都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不过，这节目火归火，可从来没有从省赛起就火遍全国的，以往都是要到全国赛了才会引起全民关注。可是这次，似乎暗中有几方力量都在大力推动一般，省赛还没有开播，就已经在全国形成了一股刺绣热浪。

十字绣商人为此笑歪了嘴，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十字绣，乘着这股热潮又再次出现在商铺的醒目位置。其他刺绣类商品也因此走俏，尤其是服装业，已经有一线明星开始show一些带有传统刺绣花纹的服饰，可想而知，之后其自会带动同类商品的流行。

节目方更是大炒特炒，不时丢出一些参赛选手刺绣时的片段集锦，对选手的各种宣传更是不遗余力。

一些有实力的赌坊甚至半公开地推出了省级挑战赛晋级者的赌局，高级酒吧和会员俱乐部等也随之跟上，各种内部赌局四开。

而其中最瞩目的选手一共有六人，恰恰是各大区的种子选手。

牧九歌就是其中之一。

“一旦牵涉到大规模和大金额的赌局，任何比赛都有可能出现变故。你要小心，平时尽量不要离开郑野的视线。”

牧九歌想到和尚今天特地打电话过来跟她说的这句话，心中微微一沉。

她也感觉出来了，自从京城游玩一趟回来后，这个节目驻地的氛围就开始微妙地紧张起来了。以前也有点儿紧张气氛，但并不是很明显，选手们碰到一起还会说说笑笑，敌对感并不是那么清晰。可是在节目组向大家兴奋地公布了最新的赞助商和观众的短信捐款额度后，一切就都变了。

现在仅仅是省赛，可只他们省的奖金金额就已经累计达到了四百三十万！而且这还只是一个暂时的数字，离真正上电视决出各大区冠军那天还有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后，天知道这个数额能涨到多少！

虽然这些奖金并不会全部都落到各大区冠军手上，可按照比赛规定，头名也能获得超过一百万的奖金！更不用说之后的全国赛，集结了三十四个大区所有奖金金额，计算下来，这次的头名很可能会获得超过以往任何一届的一千万奖金！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这个节目为什么会火？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传统艺人参加？

为了复兴和传扬传统技艺？好吧，也许有人确实有这个想法，但你不能否认的是，那高额的奖金才是吸引人才的最大原因。

其他选秀类节目，就算获得全国头名也不代表将来就会功成名就，后期努力更重要。可是这个节目却是能让你在节目结束后就能拿到极佳的实惠。

之前很多生活近乎困窘的老手艺人，或一些原本默默无闻在社会中挣扎的年轻匠人，就是靠这个节目的奖金和宣传，在比赛后，要么开工作室，要么开店，都过上了比之前好得多的生活。

如果说J省的参赛人员，有些之前还抱着一种“能更进一步最好，不能也无所谓”的态度的话，那么当他们得知最新的奖金额度后，也都不由自主有了争胜的心情。更不用说原本就冲着省赛头名、全国比赛名额而来的选手们！

参赛者之间的气氛是紧张了，可和尚特地交代的那句话，显然不是单指要她小心参赛者。一旦涉及赌局，谁能保证你周围的工作人员就没有参与赌局的？

有人赌她赢，自然就有人赌她输。

比起让她赢，作为种子选手，赌她输的赔率自然更大。

“早，九歌，你今天来得可有点儿迟，我看其他人都已经进绣房了。”拿着车钥匙正要出门的陈组长正好看到了刷卡进门的九歌和郑野。

“早，陈组。才八点半，大家现在真是越来越拼了。”九歌笑着回应。

陈组长本来打算就这样走开，郑野却早已笑容满面地撕开一包烟，恭敬地递了一支，“陈组长，这么一大早就出去忙啊？这天越来越热了，您可得注意点儿避暑，就是开车也得备上一瓶水撒。”说着就又递上了一瓶未开封的矿泉水。

一支烟，一瓶水，陈组长也没特意推拒。这推来推去的反而引人注意，况且头上的摄像头亮着呢，不超过二十块钱的东西谁敢说受贿？

陈组长接过烟和水，郑野很自然地掏出打火机给他点上，随口跟他唠嗑了两句。

陈组长心里很欣赏牧九歌身边这叫郑野的助理，别看人家块头大，看起来有点儿凶悍，可是特会来事，送人东西也从来不鬼鬼祟祟地避着别人，都是堂堂正正的，而且基本见者有份。不像有些选手或他们的家人都直接摸进了他的办公室……

“你底子好，不过最好也别疏忽。我看这次W市的小张和S市来的郑老师都很不错，他们也很拼。郑老师那么大一把年纪，晚上绣到十一点才睡，早上五点多就又进绣房了，观众们对她的感觉非常好。倒是你，唯一一个不住宿的，每天踩着点到，踩着点走。虽说你态度温和，但像我们这种节目，有时候不只看技术，你明白吗？”陈组长像是很随意地说道。

九歌感激地道：“谢谢陈组，我会注意的。”

陈组长点到即止，跟两人点点头，走了。

“那位郑老师的人气确实很高撒。”郑野也道。

“我的对手不是郑老师，是张丽娥。”九歌本身心里也有点儿数，“郑老师的人品和她的技术一样，人家拼的是实力。她性格也许有点儿怪，但至少不会搞那些乱七八糟的，我对她只要拿出实力应战就好。但张丽娥，那位姐可是个人精。”

郑野搔搔头，决定再去好好摸一摸那叫张丽娥的姐们儿的底。

走到绣房门外，郑野看到工作人员，就拿着矿泉水和冷饮挨个儿发，一边发一边说：“辛苦啦，天热，大家要保重身体撒。”

大家一看是郑野来了，没等他开口，就有不少人围上来叽叽喳喳地问：“牧姐早。郑哥，今天带来什么好吃的？有没有粥？我早上都没有吃到。上次牧姐熬的那个皮蛋咸肉粥绝了，我都想了好多天！”

郑野笑着应对。他性格好，大家都喜欢他，尤其喜欢他用憨厚的嗓音说着软软的调子。

九歌心中感激。她不算太会交际，如果是她，可能就简单地打个招呼，做好自己的事就不管其他了。可是郑野却为她想到了很多，不但平时经常拎着一箱饮料、零食、电影票之类的来分发，在她进入绣房后，他还经常帮助这里的工作人员做一些苦活累活。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她能在舆论中没有弱于拼命的郑老师，也得多亏节目制

作组弱化了她不够努力的一面。而能有这样的效果，则完全靠了郑野平时的公关。甚至有些新来的工作人员和参赛人员都以为郑野就是节目组的人，可见他和节目组走得有多近。

九歌和大家微笑着打完招呼，验证指纹后走入自己的绣房。

这里的人只看到她踩着点到，踩着点走，却没有看到她回家后是如何努力。

不过这样也好，让韩家看到她如此轻松就能更进一步，想必更能让他们吐血，也让他们知道韩恬芳和她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至于她到底为此在暗中付出了多少，只要她自己……如今还多了一朵小花知道就好了。

中午十二点，休息的铃声响起，这是在提醒埋头刺绣的参赛者们可以去食堂吃午饭了。

一出门，郑野就贴到九歌身边，低声道：“今天中午会有偷拍，全程注意言行撒。”

九歌真心觉得郑野能干得不得了，像这种内部消息他几乎一打听一个准。以前他还要主动贴上去问，如今已经混到都是别人主动来偷偷提点他。

也因为郑野的几次内部消息，她才没有在中午这个她唯一会和其他选手交流的时刻出丑。而其他选手多多少少都有些难堪的镜头被拍到，虽说放到电视上，大家都会当作笑话看过就算，但是谁又真的愿意变成那个笑话？

拍到搞笑镜头还算好的，有时候节目组为了收视率，甚至不惜放出一些参赛者互相对立、互相嘲讽的片段。

九歌因为有内幕消息，每次都会在别人挑事前先躲开，甚至吃饭都尽量不和其他选手一张桌子。虽说这样从电视中放出来时，看起来有点儿孤僻，观众们中也有了关于她不合群甚至瞧不起别人的不利声音，但是至少比其他大区放出来的直接对骂甚至大打出手要好得多。

传统技术，观众想看没错，但能来上几段真实的参赛者互相勾心斗角、互相挑衅打斗的场面，他们更爱看，这可比编出来的八点档要真实且刺激多了！

其他绣房陆续有人出来，九歌和有意或者无意看向自己的参赛者一一点头示意。

郑老师也出来了，九歌本来想加快一步和郑野离开走廊，却被身后的郑老师叫住了。

九歌无奈，只得转身微笑等候。

郑老师走上来，脸色有点儿疲累地道：“小牧，我看你一点儿都不愁，是不是已经有腹案了？”

“还没有把握，但是已经有些思路了。”九歌略有保留地道。

年已六十六的郑老师摇头，“你们这些小孩子说话都是这样，就跟我们当年上学一样，问考得怎么样，平时那些学习好的都说自己考得不行。小牧，我拿绣花针这么多年了，不说别的吧，看人绣花，看一眼我就知道谁绣得好，谁绣得不好。你的水平在我们所有人中可以说是最高的，我也不指望能赢过你，就是想跟你交流交流。你这么藏着掖着，弄得我都不敢和你说话了。”

“哈哈。”九歌能说什么？

她为什么不愿意亲近这位人品很好的郑老师？就是因为对方这种太过直白的说话态度。

她也是个说话直爽的人，可也因此她知道直爽有时候真的不是优点。

就比如郑老师埋怨她不肯跟她交流技术，你让她怎么回答？

说我不相信你，所以不想跟你交流。得！恭喜你获得血红仇人一枚。

说我相信你，我可以跟你交流。但你敢保证对方不会因为你的交流而“灵机一动”，进而想出比你更好的创意，从而打败你吗？

九歌不想拿这份信任去考验人性，尤其是考验一个名声不错的好人，所以还不如一开始就什么都不说。

“郑老师，我还指望您能多多指点我呢。我啊，也就会那几手唬人的，真正功底哪能比得上您？”

“行啦，我知道你的顾忌，你也不用敷衍我。等比赛完，我再去找你好好交流，那时候你总不会再这么敷衍我了吧？”

“我哪敢敷衍您老人家？”九歌苦笑。

郑野插嘴：“姨啊，您腰还疼吗？九歌让咱给您找了一瓶特效药油撒。喏，就是这瓶。早上没看见您，只能这时候给您了撒。等吃过饭，您让您孙女给您抹上，好好揉一揉，下午您就能觉出效果啦。”

“哟，还是咱大野疼人。上次我随口说了一句，你就记住了呀？”老年妇人都喜欢和自己亲近的年轻男性，郑野嘴又甜，两人同姓更是一见面就亲了三分，郑老师喜欢郑野绝对比喜欢九歌多。

九歌摸摸鼻子，不吱声了。

到了食堂，郑老师拉着郑野不让他走，九歌只好自己去排队打饭。等打好饭回来，一看座位，自己常坐的那张桌子已经给人占了，她只好另找角落。

郑野也被郑老师支使着帮助她打饭。郑野看在她一老太太的分上也不好拒绝，结果他一同意，老太太的孙女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立刻攀上他的手臂，非要和他一起去打饭。郑野无奈，只好远远地对九歌做了个手势。

九歌笑了笑，挥手让他自去享受。郑老师那个孙女明显对郑野有点儿意思，可

惜郑野不开窍，只拿人家当小妹妹看。

刚找好座位坐下，对面立刻也出现了一位。

九歌抬头，心脏随即微微一紧，是张丽娥。

“以前一直都没机会跟你一起吃饭，不介意我坐这儿吧？”张丽娥笑道。

“当然，丽姐您坐。”

张丽娥放下餐盘，她这边刚坐下，平常跟她一起吃饭的几个参赛者，呼啦啦一起端着餐盘坐了过来。

“牧九歌，你平常都一个人吃，可是难得和我们大家一起。”一名长得一般，但口舌却很利落的女孩坐到九歌身边。

九歌对这个女孩的名字印象很深刻，因为她自我介绍时说，她妈姓吴，她爸姓申，她是她爸爸妈妈的爱情结晶，所以叫吴申爱。

九歌正想开口解释，另一个大姐沈鸽抢在她前面道：“那大块头是你助理哦？你看我就没有你想得周到，来的时候就一个人，结果磕磕碰碰遇到好多事也没个人帮助解决。不像你有个助理，天天帮你跟工作组打交道，你看你就比我们省事多了。”

“大野是我们家亲戚，不放心我一个人才……”

“是你亲戚啊？我们一开始还以为他是你男朋友。九歌，听说你结婚了？”吴申爱嘻嘻笑道。

知道我结婚了，还以为郑野是我男朋友，你们嘛意思？

九歌按下怒火，淡淡道：“是啊，我已经结婚了。”

“你老公干什么的呀？有钱吗？”沈鸽好奇地问。

“他就是一名技术员。”

“技术员好啊！这年头会技术的吃香，赚得也多。”大家纷纷附和。

吴申爱眨眨巴眨眼睛，“那你老公是不是那种土豪二代？上次看你在电视上穿的那套服装真好看，后来我截图查了，才知道是老百行的设计。你们知道老百行吗？就是世界十大设计师中唯一的一位华人，凡是他设计的服装，啧啧，那可是一个天价！”

“是哦。”另一名与九歌年纪差不多的长腿女李枫也道，“我们所有人中就你开的车最好。我爸以前看了好多次，可是只能对着那个价钱兴叹。那是BZ越野车系乌尼U5000吧？网上报价说要680万！”

这个九歌还真没注意到。别看她是公交车司机，可对汽车品牌还真不了解。她平时照顾母亲，练习刺绣和忙家事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去注意这些？

“嚯——！”餐桌上响起一片惊叹声。

“这么贵？”

“天哪，九歌，你不是说你开公交车的吗？家里怎么那么有钱？”

九歌试图解释：“那是大野公司的车，他跟公司暂借的，不是我们家的车。”

“哎呀，九歌，你就不要掩饰了，哪家公司会那么大方，把那么贵的车借给员工开？”

“就是啊，九歌说话真不老实，明明有钱还装穷人。”

沈鸽总结道：“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生得好不如嫁得好，老人说的话总是那么有道理。”

一群女人笑成一团。

九歌现在基本可以确定这些人中肯定也有人知道今天中午偷拍的事，这是在她拉仇恨呢。

“我看看摄像机在哪儿呢？今天大家这么热情地扒我的底，不会是你们跟节目组约好的吧？”九歌笑道，故意转头四处看了看。

女人们的笑声一静，坐在她旁边的吴申爱大力一拍她的背，把九歌拍得人往前一冲。如果不是她反应快，用手按住桌沿，说不定就把餐盘给冲翻了。

吴申爱又拍了九歌一下，大笑道：“牧九歌，你好多疑！哈哈哈！”

九歌肩背被拍得生疼，心中怒火升起，却在脸上逼出笑容。

我看在大家同是女人的分上，不想给你们难堪，你们就这样对我？

回手报复？只怕拍出来的内容就成了她欺负人的场面。

就这样离开？只会让人以为她是负气出走，更确定了她脾气不好不合群的传闻。

她不善于玩心眼，只能选择直来直往，所以她撑起身，直接看向一直在扮演布景角色的张丽娥，“丽姐，你们今天找我到底什么事？有话直说，别搞这些阴湿的小伎俩，没得让人更看不起我们女人。”

张丽娥嘴角勾了勾，“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不过我倒确实有件事一直很想问问你。你曾明言自己不喜欢刺绣，参加这个比赛是为了挑战韩氏集团的韩恬芳，那么是不是就说，刺绣在你心中只是你用来争强斗胜、宣扬名气的工具？”

九歌笑了。和尚他们说得没错，果然有人用这点来攻讦她了。

“那你们为什么学刺绣？为什么来参加这次比赛？”

“我们……”吴申爱张嘴。

“不要说那些场面话。”九歌不客气地打断她道，“我敢在大区比赛的现场直播中向所有观众明言，不论我获得什么样的名次，所有奖金我将全部捐献，做成慈善基金，你们敢吗？舍得吗？”

九歌说完也不看那些女人的反应，站起来端起餐盘。不过在端起餐盘之前，她忽然微微一笑，对众女道：“姑娘们，没事别给人当枪使。你们以为自己在做好

事，别人看了只会当你们是白痴。”

“喂！你怎么说话的！”沈鸽拍桌而起。

想打架吗？九歌站定，目光冰冷地看向沈鸽。吵架她不行，打架……不妨试试看。

一只厚实的手掌按住了她的肩膀，憨厚的声音在她身侧响起：“各位姑奶奶这是怎么了撒？联合起来欺负我们家九歌呢？”

郑野又教育九歌：“大嫂，你傻了吗？这时候你还给人留面子？该揍回去的时候就揍回去！以后谁再玩这些阴湿的把戏，你就直接用餐盘盖她一脸撒，出事咱负责。”

郑野心声：敢欺负咱大嫂，你们知不知道整个拍摄基地的监控录像和偷拍线路都被咱们监控了！老子们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想删除什么片段就删除什么片段。就算咱大嫂把你们统统揍成僵尸，也保证不会有录像流出去撒。不能监控的现场拍摄的带子，咱们也能弄出来！哼唧！

“好大的口气！你当电视台是你家开的吗？你想怎样就怎样？竟敢说用餐盘盖我们一脸，你盖盖看啊！”沈鸽骂道。

九歌幽幽道：“别逼我。”

“喝！带着一个大男人来吓唬我们这些女人吗？牧九歌你好了不起！我们不过跟你说说话，你却扯上阴谋论，你被害幻想太严重了吧？”吴申爱也站起来叫道。

其他几个女人也都站起来，纷纷指责九歌。

沈鸽干脆跑到郑野面前，挺着胸脯喊：“你不是说要揍我们吗？我现在就站在你面前，有种你动手试试看！你敢打我吗？你打啊！你试试看啊！”

吴申爱配合着叫：“男人打女人，你还能更无耻一点儿吗？这么大一个男人就只会欺负女人吗？”

“啪！”

吵骂中的众女和附近抬头观战的人全都一静。

九歌从吴申爱脸上揭下她盖上去的餐盘，道：“我说了别逼我。”

吴申爱脸上一片狼藉，她似乎呆住了，等九歌揭下餐盘才反应过来，当即号啕大哭：“哇啊！爸爸，妈妈，有人欺负我！哇啊——！”

张丽娥站了起来，迅速走过来一把搂住吴申爱，“你没事吧？伤到哪里了？”随即又怒视九歌，“你干什么？小爱还是个大孩子，你这么对她，不觉得很过分吗？她不过就说了几句公道话，你就动手，也太毒了吧？”

九歌抬头看郑野，认真地问：“能动手？”

郑野使劲一点头，“能！”

九歌迅速跨步抓起吴申爱的餐盘，不等张丽娥反应过来就盖了她一头一脸。其

他人的餐盘她也没放过，两手同时抓起来就往它们主人脸上盖。

张丽娥气得浑身发抖，可是她一想到那些偷拍的摄像头，硬是忍住了回击的欲望，只能像个弱者一样站在那里哭泣。

其他女人也都差不多，主要是她们根本没想到牧九歌竟敢真的对她们动手，还是用这么粗野的方式。

沈鸽等女要扑上去拦住九歌，被郑野的铁胳膊挡住了。他也不动手，就是不让她们靠近九歌。

沈鸽见无法靠近九歌，一跺脚，坐到地上就大哭：“打人了！牧九歌指使她的助理打人了！男人打女人了！都没人管吗？！哇啊！”

闹到这种地步，节目组不可能不出面，工作人员和保安一起跑了过来。

九歌摸到一瓶辣椒粉，打翻它，手掌沾到粉末，一步步后退，郑野站在她身侧不让人靠近。

节目组人员一到，郑野立刻先告状：“那些姑奶奶太欺负人了！看咱不在九歌身边，就一起联合起来欺负她，咱九歌这么好的性子都给气得动手了。”

九歌不能让郑野一个人帮她奋战，抬手一揉眼睛，眼泪立刻冲出眼眶，“是她们先动手的。”

“对！咱看到了撒，那个叫吴申爱的泼姑娘把九歌打得脸都差点儿栽到餐盘里。”

九歌：“……”

所有女人都哭得一塌糊涂，包括牧九歌也泪流不止。

节目组副组长最后也跑出来，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下，只能先让参赛者回去洗漱，说会根据监控录像和现场拍摄来判断谁是谁非。

当事人散了，张丽娥等人听说要看录像，有喜也有忧。喜的是中午真的有偷拍，只要这段节目播出去，牧九歌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一定会大落；忧的是挑事的确实是她们，如果那位副组长真的秉公处理，她们被九歌用餐盘盖脸一事，恐怕只会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郑野和九歌从郑老师和她孙女身边走过。郑老师想要上来说什么，九歌这次却没理她。

郑野对她们也直接无视。刚才就是这对祖孙俩缠住他，一会儿让他帮助打饭，一会儿让他帮着去拿药，让九歌险些吃亏。不管这对祖孙是被人利用，还是她们无意为之，这段交情也已到此为止。

郑老师的孙女也哭了。郑老师叹了口气，伸出的手慢慢垂下了。

第十八章

JU GE

九歌就像平时下班一样，被郑野送回家，途中还去菜市场买了一些菜。郑野没有留下吃饭，把人送到家就走了。

等花无意回来，九歌已经做好了饭菜。

“不好意思，这两天比较忙，等过几天就好了。”花无意感到一些歉意，因为他答应了要把六维机床的技术交出去，所以自从从京城回来后，他就被缠住了。

“没什么，你忙你的，我这边很好。”九歌笑着道。

饭后，九歌盘腿坐在沙发上拿着一个不大的圆形绣绷绣着什么。

么么拖着拖把滑到她面前，九歌伸手摸了摸么么圆滚滚的脑袋，“么么，有了你，我才知道什么叫幸福。”

么么的智能让它不足以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但它还是明白它这是被夸奖了，立刻表现出高兴的情绪，眼中蓝光转个不停，圆圆的大脑袋也顺着九歌的掌心转了两圈。

九歌眼中含笑地看着它耍宝，糟糕的心情已经沉淀到了心底。

花无意拿着笔记本挤过来。

“你在绣什么？”

九歌转头，“手帕，我打算给你们公司的同事凡我认识的都绣一枚，我也不会别的，就这个还能拿得出手。”

“你不需要……”

“需要。”九歌点头，加重语气道，“需要！”

“那有我的吗？”花无意问。

九歌轻笑，“有啊，不过要放到最后。”

“可是我想第一个有。”花无意伸出手指，轻轻搔了搔她绣花的手背。

九歌不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抬起脚踩了男人大腿一下，“别挤我了，往旁边坐一点儿。”

花无意抬起大腿夹住九歌的脚。九歌脸微红，拔出自己的脚，又轻轻踩了他一下。

花无意不想工作了，他觉得他老婆在勾引他。

花无意的的手状似无意地搭在九歌的脚背上，轻轻摩挲着。

是和老婆谈心，还是……？

可是谈心很重要，郑野今天下午特地打电话告诉他，让他多和自己老婆聊聊，显然对方发现了什么，可是郑野却没有跟他明说，只让他自己去体会。

九歌叹了口气，放下绣绷，算了，她的心老是沉静不下来，花无意摸她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

“我们做吧。”

“什么？”花无意回神，他的表情和眼神还没有统一起来，看起来有点儿呆。

九歌的勇气值在破表后迅速下降，正想改口，花无意腾地站起来，接着……他把人扛了起来。

“喂！你干什么？快放我下来！”九歌吓了一大跳，哭笑不得地捶他的背。

花无意不理她，一路把她扛进卧室。么么想跟进来，被他抢先一脚带上了门。

承受，给予。

当开始后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也许还有羞涩，也许还有即将实践学习的懵懂和无措，更多的是不安和无法抑制的冲动。

但在黑暗中，这些都得到了最好的调和。

花无意临睡前还想着，第二天早上起来，让郑野给九歌请两天病假，哪想到他以为起来上洗手间的人，竟然已经把自己洗漱干净，还在他找出来时准备好了早饭。

九歌避开花无意的目光，略尴尬地道：“我熬了点儿粥，你记得吃，我先走了。”

花无意一把抓住她的手腕，这跟他想象的发展完全不一样。

“今天请假。”

“不行，时间不多了……”

“如果你没有把握，不会在比赛期间还有闲心给别人绣手帕。你身体吃得消？”

“吃得消，有什么吃不消的。”九歌强硬地去掰花无意的指，脸色也暗了下来。

花无意看着九歌的眼睛，慢慢松开了手。

九歌轻轻呼出一口气，揉了揉手腕，拿起放在沙发上的帆布包，抬头似乎想和花无意说些什么，嘴巴张了张，终究什么也没说出来。

花无意看着九歌带上大门离开家，眉头一点点皱起。

九歌下楼，如同往常一样敲响郑野家的大门，郑野很快就拎着一个大大的袋子出来了。

“牧姐，早。”

“早。”九歌微笑，一如既往。

到了节目组基地，九歌跟一些面善的工作人员打了招呼，其他应酬交给郑野，直接走进了自己的绣房。

为了避免增加参赛者的压力，绣房中并没有监视器材，平时摄影都是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协商，得到同意后才会进行拍摄。

如今，这里竟成了她最近唯一可以放松的地方。

九歌坐在绣凳上，双手撑在绣架上捂住了脸。

昨晚发生的事本该在京城的那一晚就发生，可是那晚她却刻意装出极度疲累的样子，无言地拒绝了花无意。

她能感觉到男人的失望，但是她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在那晚，在那个地方，让自己成为花无意真正的妻子。

花无意让她不要自卑，她也不愿承认自己自卑，可是对自己的丈夫知道得越多，她的心理压力就越重。她甚至无法想象，像花无意这样的男人怎么会住到这个小区来，怎么会娶她这样的女人。

那晚，她看起来好像和曹飞相处得不错，在一群“上流人士”面前也没有丢掉面子，在和韩恬芳的应对中也处于上风。可是内心深处，在所有人都看不见的最阴暗的地方，那里的她却像讨厌韩恬芳一样讨厌曹飞，还有那些用各种眼光打量她，